禮記集解

禮記卷四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二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鄭氏曰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孔氏曰按士喪記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是士初死至大斂用席皆同也士尙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也愚謂詩箋云竹葦曰簟士喪禮下莞上簟是士之葦席亦謂之簟也但葦席有二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此葦席之精於蒲席者

也君斂之所用也又雜記曰有葦席既葬蒲席此葦席之[illegible]於蒲席者也士斂之所用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釋文絞戶交反稱尺證反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後放此紟其鴆反後同○鄭註或曰縮者二

鄭氏曰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孔氏曰以布爲絞從者一幅橫者三幅從者在橫者之上舒衾於絞上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賈氏公彥曰絞直言幅數不言長短者人有長短不定取足而已愚謂大斂之絞言不辟則小斂之絞辟之

矣辟者謂用全幅布爲之而析其末爲二也凡斂之絞給衾衣皆先言者在下後言者在上在上者先斂在下者後斂此云縮者一橫者三則縮者在下橫者在上也士喪禮曰絞橫三縮一先橫後縮蓋禮俗不同也縞生絹也緇緇布也士喪禮曰緇衾赬裏無紞然則凡衾皆複爲之也序東堂上東夾前也小斂之衣雖尊卑同用十九稱而陳衣多寡不同君陳衣於東序衣多也大夫士陳於東房衣少也序東房中皆在尸東故皆西領士喪禮陳衣於房南領西上與此不同小斂在戸內陳衣當統於尸君陳衣於序東故西領北上皆統於尸若大夫士陳衣於房中則不當北上皆如士喪禮之所言也絞紟不在列則衾在列矣衾得在列者以其複爲之故也○孔氏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

斂大斂及襚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釋文幅本又作畐方服反爲三絶句辟補麥反又音璧徐扶移反紞丁覽反○鄭註紞或爲點）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粗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孔氏曰紟禪被也大斂二衾其所用與小斂同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幠用斂衾註大斂所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北領者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

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賈氏公彦曰大斂衣不依命數喪禮畧上下大夫及五等諸侯各同一節則天子宜百二十稱小斂惟一衾大斂用二衾者大斂衣多宜用二衾裹之也大斂衾不言其所用之異則與小斂同也愚謂君陳衣於庭大夫士陳衣於序東皆爲大斂之衣多於小斂也百稱五十稱三十稱皆據用以斂者言之其陳者不必止於此也大斂時尸在阼君陳衣於庭蓋在阼階下之東故北領西上此云大夫士皆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士喪禮大斂陳衣於房南領西上與此不同亦禮俗異也序東西領南上房中南領西上亦皆統於尸也辟擘也小斂之絞擘其末大斂之絞用一幅布析爲三而用之而不復擘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倒丁老反〇釋文倒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

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釋文襚音遂〇君無襚爲句熊氏以君無襚大夫士爲句非是

君無襚言君之小斂不用襚衣也士喪禮襲衣庶襚繼陳不用蓋君之小斂亦陳襚衣而不用也畢盡也大夫士小斂兼用襚衣然必先盡用主人之祭服而後以襚衣繼之主人先自盡也親戚謂大功以上之親也不以即陳謂主人不使人陳之也士喪禮云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與此不同者蓋襚者之衣皆委於尸東而主人之人以之即陳若大功以上之襚則襚者自以即陳而主人不使人陳之蓋與士喪禮文似異而義實同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

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釋文複音福褶音牒

鄭氏曰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愚謂有著者謂之複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君大斂衣多故衣衾之有著者爲其太厚不便於斂也大夫士猶小斂猶用複衣複衾也複衣卽袍也袍褶與裘葛皆褻衣也襲斂兼用褻衣然用袍褶而不用裘葛爲裘太厚葛太疏取其中者而用之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釋文禪音單

鄭氏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是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褻也愚謂袍有著之衣也而曰不禪者謂不專用一衣與玉藻禪曰絅之義異也衣必有裳釋所以袍必有表之義也衣裳具乃謂之稱袍乃長襦

故必以有裳之衣若褖衣者爲之表乃謂之一稱也士喪禮曰褖者以褶則必有裳必有裳卽必有表之謂袍褶皆褻衣故用之之法同○孔氏曰熊氏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有褖衣註云褖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散衣次註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雜記公襲無袍繭襲輕尙無大小斂可知愚謂敬姜命徹褻衣謂婦人之褻服不當陳於序東使賓客見之耳非謂不可用以斂也上文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大斂君褶衣大夫士猶小斂複衣褶衣卽褻衣也則君大夫士

大小斂無不用褻衣矣人君襲無褻衣所用衣少也大小斂用褻衣所用衣多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釋文篋古協反

取衣謂取之於所陳之處而用之也隋方曰篋鬼神之位在西衣是死者所用故升降皆由西階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釋文詘邱勿反紵直呂反

鄭氏曰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色之服也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周禮典枲註曰白而疏細曰紵孔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也絺是細葛綌是粗葛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愚謂絺綌不以入則袍褶固陳之矣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紅紫而外其他間色或用爲褻服矣惟陳之而用以斂者必以正色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鄭氏曰袒者於事便也愚謂斂大小斂也遷尸有八始死遷於牖下一也遷於浴牀二也遷於含牀三也遷於襲牀四也小斂遷尸五也奉尸侇於堂六也大斂遷尸七也遷尸於棺八也袒者於事便也斂事多故袒遷尸事少故襲若主人奉尸皆袒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釋文胥依註作祝之六反

鄭氏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愚謂士喪禮大小斂皆商祝布衣鄭氏謂胥當爲祝是也周禮小宗伯大喪帥執事而治大斂小斂鄭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又大祝大喪贊斂疏

云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是天子之斂事官之屬主斂大祝贊之而小宗伯涖之也君之喪大祝主斂衆祝佐之降於天子也衆祝小祝喪祝也其涖者蓋亦小宗伯與大夫之喪大祝侍之衆祝是斂又降於君也士之喪祝爲侍士是斂又降於大夫也士謂喪祝之胥徒也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釋文紐女九反舊而慎反

鄭氏曰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孔氏曰前已言小斂祭服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爲下諸事出也愚謂生時之衽在左而鄉右謂之右衽大小斂之衽在右而鄉左謂之左衽也結絞謂結大小斂之絞也生時大帶綴紐而用組約之大小斂之絞不綴紐直取兩端交結之欲其束之堅急也

斂者旣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

斂者六人（釋文與音預○鄭注執或爲槸）

士與其執事則斂者言喪祝之士與執是人之喪事者則必爲之斂周禮所謂掌事而斂蓋其職然也旣斂必哭又爲之壹不食者喪無人不致其哀而親有事於尸者尤情之所不能已者也大夫士之喪祝與其士之典於斂者皆然但言士者承上文士是斂言之也若君之喪則大祝衆祝皆其臣也其哀又不待言矣孔氏曰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釋文冒莫報反殺色戒反徐所例反裁才再反○鄭注裁或爲材）

鄭氏曰冒者旣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裠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氏曰冒作兩

韜上者曰質下者曰殺縫合一頭又縫合一邊餘一邊不縫安帶綴以結之愚謂冒者質殺之總名錦冒元冒緇冒皆指其質而言也質正也冒之在上者上下方正故曰質殺削也冒之在下者向足而漸削故曰殺大小斂之衾大夫以縞士以緇布則大夫之元冒黼殺亦以帛爲之士之緇冒赬殺亦以布爲之也緇冒赬殺所以象天地之色則錦冒者元錦黼殺者皆練帛而畫以黼文也長與手齊者人之長短不一皆以齊於手爲度也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始死覆用大斂之衾旣小斂則大斂之衾須陳故別制夷衾以覆尸至大斂而去之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者夷衾之制如衾其上下所用繒色及長短之度則與冒同也旣夕禮幠用夷衾蓋夷衾乃殯時所用以覆棺於殯中者故旣啟而其覆如故也

小斂後暫用夷衾以覆尸猶始死暫用斂衾以覆尸也賈疏云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夷衾又無徹文以覆棺言之當隨柩入壙矣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文鋪普又音敷

鄭氏曰子弁絰者未成服也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愚謂鄭氏謂大夫之喪亦弁絰是也弁謂如爵弁而素則非也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是凡言弁絰者其弁皆皮弁也若其絰則有弔服之弁絰其絰爲環絰此言弁絰

則其絰爲小斂時所加之苴絰大鬲者也雜記云大夫與殯弁絰大夫與他人殯尚弁絰則其爲父母弁絰必矣檀弓叔孫武叔小斂投冠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子曰共殯服則子弁絰疏衰加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則是君大夫之弁絰至大斂乃服之而小斂猶素冠也士喪禮小斂後袒括髮襲絰於序東以至成服人君至大斂則素弁而加絰此禮之異於士者也序端東序之南頭也卽位於序端者以大斂在阼階上也堂廉堂之南畔廉棱之上也楹西東楹之西也北面向尸也堂廉南北節也楹西東西節也必立於堂廉上者斂於阼階上必直阼階上之南乃得北面而鄉之也必立於東楹之西者不敢迫近斂處也以此子與卿大夫之位觀之則大斂之處蓋在阼階上直

西楹之南宊其西直西序則爲殯所也東上統於君也父兄謂旁親自期以下者舉尊長以該卑幼也父兄若爲卿大夫者自在卿大夫之位堂下北面謂其不爲卿大夫者也小斂之後主人卽位阼階下西面卿大夫父兄繼而南及大斂君與卿大夫升堂而父兄之爲士者以賤不得升堂故在阼階下北面也不言東上者蒙上可知也人君初喪室中之位父兄子姓同在東方大斂時父兄在堂下北面則子姓亦然人君尊故衆子遠辟喪主也命婦內命婦也外宗宗婦也房中南面者在西房中而南面也知在西房者此時夫人在尸西外宗之位宜統於夫人也不言姑姊妹子姓者以命婦之位見之也不言外命婦者以外宗之位見之也商祝祝喪祝之習於商禮者也士喪禮凡襲斂皆使商祝鄭氏云商人

斂之以徹於接神宜鋪絞紟衾衣者先鋪絞次紟次衾次衣及斂則先衣次衾次紟卒乃以絞束之也士喪祝之士也舉尸先盥者致其潔也盤所以承盥水也馮謂以身就尸而馮依之也夫人髽君之夫人也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釋文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

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敖氏繼公曰主人不迎賓若有所迎則不哭蓋禮然爾周官喪祝男巫皆於王弔則前

國君不得並用巫祝於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必用巫祝者其亦與神交之道與巫至廟門乃止則君下之處差遠於廟門矣愚謂主人迎者迎於外門外也凡主人於君命則迎於寢門外於君親至則迎於外門外迎君不拜者蓋喪禮不迎賓以主於哀戚而不暇於接賓也若君弔則出迎而不拜蓋於迎之禮所有不備亦猶其不迎賓之義也先入門右者君弔於臣主人之位在門右北面也君至臣家即位於阼階此即位於序端亦以大斂在阼階上而避之也士喪禮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此不待君命即升堂又在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也主婦尸西東面者時尸猶在兩楹之間主婦在其西而東面也北面於堂下在阼階下中庭也阼階下中庭臣於君弔受禮之

處也撫撫尸也君撫尸則視斂事畢故降命主人主婦馮之者君雖已撫之必使主人主婦得自盡其情也此與下文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其禮畧同而文各有詳畧互相備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氏曰士卑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愚謂卿大夫視斂在堂廉楹西者位之正也士喪禮君視大斂主人西楹東北面卿大夫繼之東上蓋以士卑不敢近君而卿大夫不可越主人而東也若君不在則主人當在序端而卿大夫自在堂廉楹西之位矣

鋪簀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
踊

鄭氏曰目孝子踊節悉謂此無算之踊不以三者三爲
節且惟主人踊而賓客不與拾踊者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

鄭氏曰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
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釋文長竹丈反

鄭氏曰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孔氏曰君大
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
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釋文奉芳

别反

鄭氏曰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孔氏曰撫之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馮之服膺心上也奉之捧當心上衣也拘之微引心上衣也執之執其心上衣也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撫拘執五者之異恩謂夫者妻之天也乃於其尸不馮之者廉恥之道存焉拘者奉其衣而稍引以自向視奉則爲親視執則爲尊也舅姑於婦婦於舅姑及昆弟非主其喪則不馮也

馮尸不當君所

鄭氏曰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凡馮尸興必踊

鄭氏曰悲哀之至馮尸必坐愚謂馮尸必坐者尸斂於地必坐乃得馮之也凡馮尸興必踊則不獨子之於父母然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凶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釋文枕子鴆反凶苫丙反襢章善反

鄭氏曰倚廬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苫編槀凶堛也喪服註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孔氏曰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襢之不帷障也愚謂倚廬於殯宮門外就東牆爲之以木抵於地而斜倚於牆用草蓋之其南北亦以草爲屏蔽而於其北開戶以出入也於殯宮則褻於異室則遠故爲廬於殯宮門外者欲其近殯宮而無至於褻也

既葬拄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釋文拄張主反楣音眉

鄭氏曰不於顯者不塗見面孔氏曰拄楣以納日光又泥塗以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朱子曰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楣又施短柱以柱起其楣架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釋文適丁歷反○按儀禮喪服賈疏引此作倚於隱者爲廬

鄭氏曰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愚謂言自未葬者嫌至葬後乃改廬於此故言自未葬以至於葬後其禮皆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孔氏曰未葬不與人立既葬後可與

人並立也猶不羣立庾氏云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既葬而與人立者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此有事須言故也愚謂王事謂朝聘會盟征伐之事施於境外以藩輔天子者也國事政令之施於一國以治其人民者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釋文辟音避

鄭氏曰此權禮也愚謂弁服弁也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服弁者用喪冠之物而如弁之制爲之者也士喪服以冠大夫以上喪服以弁絰帶卒哭所受之葛絰葛帶也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言服喪服以從軍事也上云大夫士既葬而下言弁絰帶惟據大夫言之者士位卑人衆大夫位尊人少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在士恒少在

大夫恒多也○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又曰喪不貳事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公羊傳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皆謂尋常無事之時必終三年之喪然後出而從政也喪大記既葬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謂議論謀度之爾非謂出而從政也喪大記又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也此皆謂國家有事則或有既卒哭既練而出而從公者鄭氏所謂權制也然金革之事尤急故以卒哭為斷出使之事稍緩故以期年為則於權制之中而其中又有權衡然此皆謂國家安危所係不得已而變通之者苟非不得已則君三年不

呼其門所謂君子不奪人喪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釋文堊烏路反又烏各反黝於糾反禫大感反○鄭註黝堊或爲要期禫或皆作道

堊室者疏衰者始喪之所居卒哭之後疏衰者還居寢室斬衰者既練則徙而居焉鄭註喪服云堊室於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蓋在殯宮門外東霤之下就東塾之外壁而累土於其三面以爲室焉黝黑也謂平治其土令黑也堊白土也謂以堊塗牆壁令白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既祥之後入居殯宮間傳曰大祥居復寢是也殯宮乃死者所居故塗其屋令白又平治其地令黑若欲新之然也其甸人所徹西北厞亦當於祥前脩治之也內外謂殯宮門之內外也大祥入居殯

宮故外無哭者而猶有無時思憶之哭在於殯宮至禫則不復哭故內無哭者樂作有漸檀弓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孟獻子祥縣而不作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是樂之作始於琴瑟成於笙歌而極於金石也哀樂之情不並行哀除故樂作而哭於是乎止也○鄭氏以㓂至爲堊室非也祥而復寢豈復居堊室乎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氏曰杜預以從御爲從政御職事鄭必爲御婦人者下文云期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愚謂吉祭乃復寢則禫後尚在殯宮也殯宮乃正寢非御婦人之所而曰從御者謂婦人當御者從於燕寢侍

御之所而主人猶未入檀弓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是也所以雖未入而必比御者亦示即事之漸也吉祭謂奉主入廟而以吉禮祭之也士虞記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禫祭若當四時常祭之月則於禫月行吉祭若常祭在禫之後月則待後月而祭間傳言祥而復寢者謂復於平時之正寢也此云吉祭而復寢者謂復於平時之燕寢也孔氏謂間傳既祥復寢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是也

期居廬句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釋文期音基下同爲于僞反下爲之賜同

期期喪也父在爲母及爲妻雖並爲期喪而初喪居倚廬不居堊室且終喪不御於內此二事與餘期喪異也蓋父母之恩一也爲父三年而父在爲母止於期則以

不敢同於父也凡尊長於卑幼之服皆報夫婦齊體妻爲夫三年則夫宜報服而其服乃止於期則以不敢同於母也二服本由三年而屈故其初喪居倚廬終喪不御內與其祥禫之祭杖屨之服皆與三年者同也三年之喪既練而居堊室此初喪居廬蓋爲母既練而居堊室爲妻既葬而居堊室與然父在爲母終喪不御於內特對夫他期喪之三月不御於內而言爾其實喪雖已除而心喪以終三年未三年不可以御於內也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用是推之則妻喪雖除亦未可遽御於內矣○朱子曰小功緦禮既無文郎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不居廬者婦人居喪於房中不次於外也不寢苫以質弱優之也不居廬不寢苫據三年者言則期以下輕喪可知也孔氏曰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按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笄首鄭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熊氏云卒哭可以歸其實歸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歸謂歸其家此謂異姓之卿大夫士與君無服者若與君有服則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孔氏曰大夫士謂庶子

爲大夫士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賀氏云此弟謂適弟

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愚謂大夫士爲君旣練旣

卒哭而歸及庶子爲父母旣練而歸皆於其宮之外爲

喪次以居其飲食居處皆與其次於殯宮外者無異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愚謂子謂衆子也小

記曰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旣加

蓋而君至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

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

婦旣殯而往

鄭氏曰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君於外命婦加蓋而至於

臣之妻畧也愚謂世婦皆謂君之世婦也外命婦卿大

夫之妻也凡爲之賜而小斂者皆於小斂大斂而再往也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謂有親屬之恩者也

非是則不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殷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卽成

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祝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孔氏曰君即位於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在阼而西鄉也盧云上言即位於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於序端此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於阼階也前後二小臣各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俟君言謂弔辭也愚謂上云於士既殯而往謂殯日既殯之後也此云既殯而往謂既殯以後未葬以前也戒猶告也既殯君往無常期故先使人告之士喪禮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謂君行時也此云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者謂君升即位時也君即位於阼階上西面二人北面立於阼階東在君之後二人北面立於阼階西在君之前也小臣執戈先後君者

君之常儀也故左傳二執戈者前矣非謂臨喪辟凶邪也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先此既有巫則亦有桃茢矣不言者文畧也擯相主人之禮者也擯者之位蓋負東塾君既即位則進而告主人使受弔也拜稽顙拜於阼階下之中庭也凡臣於君臨其喪皆即位於門右受禮於中庭士喪禮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君稱言者蓋舉其慰問主人之辭非弔辭也出俟於門外不敢必君之留也門外外門外也○鄭氏云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答已非也禮弔賓不答拜況君之於臣乎臣於君弔不拜迎蓋禮然爾說已見前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石經壹並作一

鄭氏曰所以致殷勤也愚謂在殯而往者謂既弔又於殯後更往以致其慰問殷勤之意卽上文大夫既殯而君往是也然士喪禮不見有殯後君弔之禮此蓋謂於君有親屬之恩故在殯又往與

君弔則復殯服鄭註復或爲服

鄭氏曰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孔氏曰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愚謂復殯服謂免也小記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親者皆免其齊斬之服無變也註疏謂殯服爲殯時未成服之服非也小記又曰君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則君弔於殯後主人之服不變也惟加免爲異耳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夫人於大夫士旣殯而往升堂卽位卽位於阼階上也拜稽顙於下拜於阼階下中庭必以主婦拜者喪禮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雖於君夫人之弔亦然也世子非所以相夫人之禮事者周禮女巫王后弔則與祝前祝謂天官女祝也則夫人之弔當女巫止於門外女祝代之而詔相其禮矣前云君視祝而踊則夫人當視女祝而踊世子蓋女祝之誤也孔氏曰奠如君至之禮者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若士則亦如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主婦送於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

出門主人送於大門外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

主人不拜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

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

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卽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

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卽位於房中君雖不升

堂猶避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

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氏曰大夫君謂大夫

之臣稱大夫爲君也不迎於門外貶於正君入卽位於

堂下者卽阼階下位而西鄉也主人適子也君旣卽阼

階下位故適子避之在君之南而北面也婦人卽位於

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旣來故婦人並爲位於東

房中也又前君臨大斂主婦尸西不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斂後哀殺故辟也按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雖來不顯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卽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卽位房中也又若大夫君妻來當同夫人禮也愚謂大夫君卽位於堂下非徒下正君亦爲不可以君道臨其臣之賓客也主人北面在阼階下中庭而北面也此所降於正君之禮有三焉不迎於門外一也卽位於堂下二也主人北面不卽位於門右三也此謂大夫君於既殯後至者若當大斂時則當升堂視斂大夫君與主人主婦卿大夫之位皆當如君視大夫大斂之禮也衆主人南面爲君辟也士喪禮君視大斂衆主人辟於東壁南面註云南面則當坫之東賈疏云南面則西頭爲首

者當堂角之坫此衆主人之位亦然也其君後主人而
拜者其君使主人陪於其後而已代主人拜賓亦猶諸
侯弔於異國之臣其君爲主之義也然君命與命夫命
婦之命及四鄰賓客來弔大夫君與主人之位不同若
君命則弔者升堂西面大夫君當在中庭稽顙主人北
面於門內之右在大夫之後哭而不拜也若命夫命婦
之命及四鄰賓客來弔則弔賓即位於阼階之南大夫
君東面拜之主人亦東面立於大夫君之後哭而不拜
也疏謂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誤也如其說則是喪有
二孤矣此季康子之所以見譏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鄭註踊或爲哭或爲浴

見尸謂未殯時見柩謂未葬時也故上言既殯君往視
祝而踊若既葬君弔則不踊也檀弓曰葬也者藏也又

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殯時柩雖在塗內猶爲未藏未亡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鄭氏曰榮君之來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愚謂殷奠非倉卒可具不具殷奠亦爲不敢久留君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釋文屬音燭椑步歷反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

孔氏曰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

之棺四寸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於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椑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椑今云罰始無椑是當時大夫常禮用椑僭也愚謂君謂五等之君也大棺外棺也椑親身之棺也大棺與屬以梓木爲之檀弓所謂梓棺也椑以杝木爲之檀弓所謂杝棺也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一也梓棺二三也杝棺一四也諸侯無水兕革棺棺三重大夫無椑棺二重士惟大棺一重而已庶人棺四寸士棺六寸大夫加屬四寸爲一尺上大夫大棺加二寸爲一尺四寸君加椑四寸爲一尺八寸天子之大棺蓋九寸屬六寸椑四寸水兕革棺三寸共爲二尺二寸鏘鳴按此說天子棺制與檀弓注互異似當再考天子以下至士皆以四寸爲差降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

不綠釋文鐕子南反

鄭氏曰鐕所以琢著裹孔氏曰裹棺謂以繒貼棺裹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鐕尚書云貢金三品黃白青色大夫裹棺用元綠者四面元四角綠用牛角鐕不用牙金也士不綠者悉用元也亦用牛骨鐕不言從可知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愚謂君蓋用漆者謂棺既加蓋而用漆塗合其縫際牝牡之間也衽小要也所以連合棺之縫際者以木為之兩端廣中央狹有似深衣之衽故名焉古棺無釘君與大夫以漆

塗合縫際又鑿身與蓋合際處作坎內小要於坎中以連合之又每當衽上用牛皮束之以爲固也衽與束有橫有縮此云三束二束惟據其橫者言之也大夫二衽二束降於君也士蓋不用漆又降於大夫也檀弓曰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謂天子也諸侯之衽與束其橫者與天子同則其縮者亦與天子同矣大夫士橫者二則其縮者一與○棺束有二一是大斂加蓋後之束專屬於棺者此與檀弓所言者是也一是葬時柩車旣載後之束以繫棺於柩車者士喪禮乃載踊無算卒束襲是也在棺之束有橫有縮柩車之束則但有橫者耳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釋文鬊音舜○鄭註綠或爲簍

鄭氏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孔氏曰士亦有物

盛而埋之愚謂綠當作簍檀弓曰設簍翣簍柳也實於簍中者殯時置棺外及葬則實於棺外柳內也士埋之者沐浴之後埋於甸人所掘兩階間之坎也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釋文輴敕倫反欑才丸反幬音道見賢遍反○鄭註幬或作錞或作焞○按欑置毛本誤作至疏中作欑置不誤

鄭氏曰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尙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孔氏曰君諸侯

也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以木攢聚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絹𦄐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按周禮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註云張帟柩上承塵此席字誤當作帟其諸侯則居棺以輴亦菆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菆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故經云畢塗屋總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按此當云加帟再重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攢置于西序者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攢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攢之又上不爲屋也塗不暨于棺者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攢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攢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也士掘肂見衽

其衽上出處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朝夕哭乃徹也鄭云此記參差者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輴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愚謂喪自大斂之後未葬之前必殯之者所以爲火備也蓋棺柩重大猝難移徙故預爲之備如此且不獨此也尸柩者人子之所見而深感而不能以暫離者也若如是以至於葬使之晝夜哀號乎其側必至於滅性矣故旣斂於棺則殯之而使暫藏焉於是節之以朝夕哭而哀痛可以少殺休之以喪次而勞傯亦可以少息也輴輴車也天子畫龍於轅諸侯不畫龍欑叢木也塗以土塗之也諸侯之殯以輴居柩欑木於柩之四旁上高於柩乃以木題湊而盡塗之屋者言其題湊之形中高而

考下如屋之形也左傳宋葬文公椁有四阿言其僭天子也天子椁有四阿其菆塗象椁亦爲四阿可知諸侯椁不得爲四阿則爲兩下之形其攢塗亦爲兩下之形象椁也四阿若殿屋之形兩下者夏屋之形故檀弓言天子之殯此言諸侯之殯而皆曰畢塗屋也鄭氏以此言諸侯畢塗屋爲參差非也孔疏云諸侯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此則已破鄭義矣然謂諸侯不象椁亦非也天子椁四阿諸侯椁兩下其菆塗正各象其椁形爾幬覆也謂覆棺以夷衾也尊卑皆然獨於大夫言之者舉中以見上下也大夫殯無輴車以一面倚西序欑木於其三面而塗之其上正不爲屋形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釋文熬五羔反種章勇反腊音昔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孔氏曰腊謂乾腊特牲士用兔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當用六獸之屬賈氏公彥曰天子當加麥菽六種十筐敖氏繼公曰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於其旁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熬於棺旁亦所以致其愛敬也愚謂加魚腊蓋以腊節折之而與魚各加於每筐之中也葬時椁內有黍稷遣奠之屬故殯時畧仿其禮亦有熬與黍稷之屬皆孝子事死如事生之意敖氏謂致其愛敬是也鄭以爲惑蚍蜉謬說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

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釋文褚張呂反偽依注讀爲帷齊如字徐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下代反披彼義反徐甫髮反○鄭注偽或作于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黼荒緣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偽當爲帷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居柳之中央鏘鳴按齊居柳之中央參用既夕禮注若小車蓋上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

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周官司士注曰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孔氏曰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也池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屋四注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也振動也容飾也振容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旛畫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荒柳車上覆謂鼈甲也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緣荒邊爲白黑斧文又

於荒中央畫火黻各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諸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葬在路象宮室也加帷荒者諸覆竟而加帷荒於諸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又以纁爲紐連之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也鄭註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

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亦用纁帛一頭繫柳戴一頭出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賈氏公彥曰齊居柳之中央以若人之臍居身之中央也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以備虧傾也愚謂棺飾蓋以柳木爲骨衣以縉綵而外加帷荒焉故或謂之柳指其木材言之也或謂之牆言其四周於棺有似於宮室之牆也三池者闕其後也池視重霤諸侯屋雖四注而北無重霤故池亦象之褚囊也所以韜藏於物者左傳成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或謀置諸褚中以出柩以素錦韜之若囊形然故謂之褚

紐有二經言纁紐用帛爲之而連屬帷荒者也疏言用纁帛繫棺紐屍束棺之皮爲之而戴之所貫者也士喪禮註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戴貫疏謂披在棺上絡過然後穿戴而結之則是披橫絡棺上而兩端出於棺外以帛一條而爲二披也孔疏謂披一頭繫柳戴一頭出帷外則帛一條止爲一披也士喪禮飾柩設牆而後設披則披不得復絡棺而過以礙於帷荒故也且帛之長不過四十尺而古之尺度短若絡於棺上下結於戴則兩端之外出者無幾於牽挽亦不便疑孔氏之說爲是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

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釋文綏音蕤耳隹反下同

鄭氏曰畫荒緣邊爲雲氣綏當爲緌蕤五采羽注於翣

首也孔氏曰大夫畫帷者不得爲龍畫爲雲氣二池者

庚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

屬於池下其池上揄絞則有也齊三采者絳黃黑也皆

戴綏者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綏注翣兩角也陸氏

佃曰戴玉者必戴綏戴綏者不必戴玉陳氏澔曰披亦

如之謂色與數悉與戴同也愚謂二池在前後大夫屋

南北有承霤故其池象之也士喪禮註云齊以三采緇

爲之上朱中白下蒼疏云聘禮記三采朱白蒼彼據繅

藉此齊用三采亦然此疏以三采爲絳黃黑絳乃降字

之誤言大夫降於人君少黃黑二色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

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釋文揄音遥緇則其反）

孔氏曰士布帷布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也一池者唯

一池在前也揄絞者亦畫雉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振容也士戴前纁後緇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愚謂此云士一貝士喪禮云無貝蓋亦禮俗之不同也披繫於棺束之横者其數亦與棺束同人君棺三束故兩旁各三披大夫士棺二束故兩旁各二披但大夫旁二披前纁後元士則前後皆纁亦降於大夫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釋文輴依注音輇市專反王勑倫反綍音弗御棺一本作御柩國依注亦作輇市專反王如字云一國所用比必利反○鄭注綍或爲率○今按輴當如字音敕倫反國字亦當如字王說爲是

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輇車柩車也

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紼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愚謂載柩之車名爲輴車又曰蜃車此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輲則是柩車又名爲輴車也天子諸侯所用以殯之車與載柩之車其制相似但其輪異耳是以皆名爲輴車也士之國車亦輴車也曰國車者言其爲國人所同用也鄉師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君大夫之輴皆自造之士之柩車乃鄉器故謂之國車紼以麻爲之殯及朝廟時屬於輴及軼軸謂之紼葬時在塗屬於柩車謂之引及至壙說載除飾屬於柩束又謂之紼其實則一物也是以或通其名爲朝廟與在塗之紼皆屬於車兩旁至葬時說載則屬於柩天子六紼以四紼屬於前後之縮束以二

紼屬於兩旁當中橫束諸侯四紼於前後左右分屬之大夫士二紼惟屬於前後束也碑以木爲之所以繞紼以下棺者也天子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通而名之則大夫以上皆謂之碑也天子四碑分樹於壙之四旁前後二碑重鹿盧繫以四紼左右二碑分繫二紼也諸侯二碑樹於壙之前後繫以二紼其左右二紼則使人背壙而負之大夫二碑亦樹於壙之前後分繫二紼士無碑其二紼亦使人背而負之也御棺者居前指麾爲柩行抑揚進止之節也周禮喪祝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代謂代以鄉師及匠師也是天子之喪自朝廟以至葬皆有御匶諸侯大夫亦然比及也士喪禮朝廟無御柩至將爲祖奠還車之時乃云商祝御柩及將行又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此言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明朝廟無御柩也士朝廟無
御柩者士柩車差輕宮內道近且無險阻故也士祖時
已御柩而云比出宮御棺者祖時但還車而未行故據
出宮言之鄭氏謂士出宮無御柩非是功布大功布也
大夫之茅不如羽葆之華功布則又加賁矣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
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釋文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咸依注讀爲緘古鹹反○鄭注封或皆作斂咸或爲椷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
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
爲斂與斂尸相似記者同之耳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
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
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

紼而繞腰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孔氏曰下棺之時將紼一頭繫棺緘一頭繞碑間鹿盧負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諸侯四紼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四紼於壙之兩旁人挽之而下其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前後每一碑用二紼二碑用四紼其餘二紼繫於兩旁之碑也前經士二紼無碑紼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以咸者大夫士無衡以紼直繫棺

束之緘而下於君也君命毋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喧嘩以擊鼓爲窆時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紼也大夫命毋哭者大夫卑不得擊鼓直使人無哭耳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愚謂君封以衡者諸侯下棺以木貫於棺束而以紼繫之其木橫而平正若稱之衡然也大夫士以緘者大夫士不得用衡直以紼繫於棺緘也命毋譁者主徒役者命之蓋鄉師遂師之屬也以鼓封又擊鼓以爲下棺縱舍之節也大夫命毋哭蓋其宰命之也大夫但命毋哭則不得擊鼓也命毋譁者命徒役之辭也命毋哭者命主人以下之辭也君不命毋哭君尊不敢直命也士哭者相止主人以下自相止勿哭也周禮鄉師及葬執斧以涖匠師冢人及窆執斧以涖諸侯窆以鼓或

未必用斧與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氏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孔氏曰按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註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愚謂天子柏椁以端而大夫亦用柏椁者天子之柏椁諸侯之松椁皆用松柏之心所謂黃腸也大夫雖用柏椁而不得用黃腸則降於人君矣諸侯與上大夫大棺同八寸下大夫與士大棺同六寸庶人四寸庶人棺四寸而椁五寸椁大於棺一寸則棺六寸者椁七寸椁八寸者椁九寸天子椁一尺則

大棺九寸也〔鍇鳴按此說天子椁制亦與檀弓注異〕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釋文甒音武〕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孔氏曰君棺椁間容柷者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元謂柏椁字摩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愚謂柷樂器壺甒皆盛酒之器也柷方二尺四寸壺容一石甒容五斗士喪禮甒二醴酒凡藏器於棺椁之間君之藏器柷爲大大夫之藏器壺爲大士之藏器甒爲大其棺椁間皆可以容此物言以此爲廣狹之度也據司几筵則諸侯椁內有席席制三尺三分寸之一則視柷爲大今不據席而據柷者豈諸侯椁內之席小於常席與

君褢椁虞筐大夫不褢椁士不虞筐

鄭氏曰褢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吳氏澄曰言君之椁有物褢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褢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

禮記卷四十四終

永嘉後學舉人葉芝壽校栞

禮記卷四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祭法第二十三 別錄屬祭祀

鄭氏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也愚謂此篇首言禘郊祖宗之法及篇末夫聖王之制祭祀也以下見於國語爲展禽論臧文仲祀爰居之言至其中間所言不見於國語者多有詭異而考之其他經傳往往不合禮記固多出於漢儒而此篇尤駁雜不可信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釋文嚳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又作鮌古本反契息列反

首言祭法以冠通篇之義也趙氏匡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配天爲身繼堯緒不可舍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自來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楊氏復曰禘郊祖宗乃宗廟之大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其廟世世不毀也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殷周皆禘嚳者舜禹皆祖顓頊而黃帝者顓頊之所自出也殷祖契周祖稷而帝嚳者稷契之所自出也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顓頊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顓頊配天爲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顓頊爲始祖

仁之至義之盡也鯀治水非無功也以其蔽於自用而績用弗成禹能修鯀之功則前日未成之功成矣故夏后氏以鯀配天也冥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其功烈與先聖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大祖也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與此不同杞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而有所改更疏以爲時王所命也愚謂趙氏楊氏謂顓頊爲舜之祖據大戴禮帝繫篇而言也然宗廟必序昭穆舜旣宗堯則顓頊必堯之祖而大戴禮未可據矣舜典言受終於文祖又言格於藝祖藝祖文祖蓋卽顓頊也舜受堯禪其所祭者卽堯之宗廟蓋受天下於人者之禮然也大禹謨言受命於神宗神宗卽堯也舜受天下於堯故以天下傳禹必告於堯情理之所宜然也禹爲顓

頊之後而受天下於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所因於堯舜而無變者也郊鯀而宗禹蓋其後世子孫之所爲也當禹之時蓋郊堯而宗舜耳有虞氏祖顓頊而以黃帝爲所自出之帝顓頊非親黃帝子也則禘之所祭由始祖而上推其有功德之帝而祭之而不必祭始祖之父也殷有三宗獨言宗湯者據其功德尤盛者言之也自殷以前皆於始祖而外別推一帝以配天周以后稷爲始祖郊以后稷配天此周禮所監於前代而精焉者也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虞夏殷之祖始祖也周祖文王大祖也其始祖則后稷也雝之頌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序以爲禘大祖白虎通義曰有始祖有大祖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是也周立文武之廟爲世室而文王稱祖武王稱宗皆

百世不遷者也夏宗禹而書曰明明我祖殷宗湯而詩

曰衎我烈祖然則祖宗亦通名與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釋文燔音煩瘞於滯反折之設反

鄭氏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

炤晢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

用犢連言爾孔氏曰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

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瘞埋於泰折者

謂瘞繒埋牲祭地祇於北郊也陰祀用黝牲祭地宜用

黑犢今文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馬氏晞孟曰

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所謂

祭地於澤中方丘折旋中矩矩方也愚謂燔柴所以降

天神瘞埋所以出地祇也祭宗廟始於灌祭天神始於

燔柴祭地祇始於瘞埋皆用之以降神者也郊特牲曰灌用圭璋用玉氣也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則燔柴瘞埋兼用玉矣泰壇者南郊之壇也泰折者北郊之坎也泰者尊之之稱也壇以言其高則知泰折之爲坎矣折以言其方則知泰壇之爲圜矣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釋文相近依註讀爲禳祈如羊反下巨依反王宮作禮迎幽宗雩宗並依註讀爲禜禜敬反王如字見賢遍反亡如字無也一音無

鄭氏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

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
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曰壇王君也曰稱
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
禜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水旱壇也雩
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
乎禜之四方卽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
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
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神假成數也孔氏曰祭時者謂
四時之氣不和祭此氣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春夏爲陽
秋冬爲陰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並云埋者
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也用少牢者降
於天神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先儒云不

薦孰惟殺牲埋之也祭寒暑者若寒暑太甚祭以禳之寒暑頓無祭以祈之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星至夜而出故曰幽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水旱爲人所吁嗟亦爲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四坎壇祭四方者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邱陵坎以祭川谷泉澤山林川谷邱陵此即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謂天子祭山林川澤在天下而涖民者也諸侯祭山林川澤在封內者亡無也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也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言依歲時常祀此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禮故不列於宗伯也按小司徒小祭祀奉

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祈禱之祭也故用少牢
按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
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歲之常祀孔註尚
書亦同愚謂周禮有圜丘方澤之名此南北郊祭天地
之壇也此則云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固已不合於
周禮矣至於泰昭王宮夜明之屬名號詭異言不雅馴
尤非三代渞質時所有王肅以此爲歲之常祀然日月
天神之尊不應止用少牢祀日月星辰用實柴不應埋
牲周禮春秋月令言雩及大雩而已無雩宗之名天子
雩上帝諸侯雩山川不聞别祭水旱之神也鄭孔以爲
此祈禱之祭故皆用少牢又孔氏云此非歲時常祀故
不列於宗伯然上文言禘郊祖宗及泰壇泰折未嘗專
言祈禱此不當獨異又篇末云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

此篇所言皆常祀不得爲祈禱又凡祈禱之祭本皆歲時常祀至有事又祈禱之爾未有無常祀而獨祭祈禱者又祈禱之祭皆就正祭之兆祭日宜於東郊祭月宜於西郊不宜日王宮夜明祈禱之禮雖簡於正祭然亦未嘗相悖戾祭日月星辰當燔柴不當埋牲凡此以鄭王二說考之無一而可通者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疑卽周禮籥章迎寒逆暑之祭而相近二字孔叢子作祖迎祖猶餞也謂送其往也迎謂迓其來也寒暑循環於其來者迎之則於其往者送之矣而四坎壇祭四方則與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者正合迎寒逆暑用土鼓其禮甚簡質而山林川澤在地祇亦非甚尊諸侯社稷用少牢則此二者用少牢亦宜但四方爲地祇固當瘞埋而寒暑爲陰陽之氣非專於地者

乃概用埋牲亦恐未必然耳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釋文大如字徐音泰更古行反○宗祖今本並作祖宗據孔疏作禘郊宗祖疏又云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是當作宗祖無疑今正之

命猶天命之謂性之命人物之生其形氣皆稟之於天故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折者斷絕也斷則不復續矣鬼者氣之屈也有屈則有伸矣蓋人物之受命於天地雖同然物則氣質昏濁故其死也謂之折言其斷（一）而不復續也人爲萬物之靈故其死也屈而能伸是以有昭明焄蒿悽愴之感此立廟祭祀之法所由起也上文言禘郊宗祖之所及自黃帝以至於周黃帝爲立法之祖歷顓頊帝嚳唐虞三代爲七代專數唐虞三代則

爲五代於所不變言五代於所變特言七代者以明禘
郊宗祖之法起於黃帝以來而不始於虞也其餘不變
者謂自天子以下立廟多寡之法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
親疏多少之數釋文廟本亦作庿古字墠音善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
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
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愚謂大
者謂之都小者謂之邑祖禰爲親遠者爲疏廟少者止
祭其親廟多者兼及其疏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

鬼 釋文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

鄭氏曰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祖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旣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凡鬼者薦而不祭楊氏

復曰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爲衰世之法所言難以盡信愚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曰告於皇考某侯士虞特牲少牢稱祖曰皇祖曲禮王父曰皇祖考父曰皇考今乃稱曾祖爲皇考則與父之稱相亂又凡始祖謂之大祖今稱爲祖考則與祖之稱相亂且以皇考顯考爲曾祖高祖之異稱於義亦無所取也春秋於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有武宮煬宮桓宮僖宮之名是羣廟皆以謚配宮爲名未聞其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也鄭氏周禮守祧註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此註云天子遷廟之

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是以二祧爲文武之廟也夫謂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廟中是也而以二祧爲文武廟則非也春秋稱魯公廟爲世室而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是文武二廟名世室不名祧也此言遠廟爲祧蓋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之廟也謂之遠廟者言其世數遠而將遷也不及文武二廟者蓋以七廟常數言之而不及功德之祖劉歆所謂七者其正法宗不在此數是也然周禮守祧八人則祧不徒爲遠廟矣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臧武仲言失守宗祧是雖五廟三廟者亦有祧矣蓋祧卽寢也其字從兆乃窈窕幽遂之義寢在廟後故以名焉廟以奉神主寢以藏衣冠故守祧云其遺衣服藏焉聘禮言不腆先君之祧自謙故不言廟而言

寢也然則記之言亦非也祭神祇於壇祭人鬼於廟祭人鬼而爲壇者必其廟非已之所當祭有爲爲之也周公禱三王爲三壇同墠蓋周公爲支子非有武王之命則不敢自禱於天子之廟故爲壇宗子去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亦以宗廟非庶子之所得祭故也若天子諸侯自祭其祖何必爲壇耶廟雖已遷然大祫之禮遷廟主固祭於廟矣有所禱於遷廟之主出主於廟而禱焉可也自祭法有壇墠之說而注疏又爲推廣之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云無廟者爲墠祭之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氏云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孔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雜記有父母之

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鄭氏云此兄弟之殤謂大功以下親也孔氏云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會祖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已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鄭氏云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凡此皆愚所未敢以爲然者也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朱子曰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愚謂周禮及春秋經傳皆言四時祭宗廟而已惟國語有日祭月祀之文日祭蓋謂喪中朝夕奠月祀蓋謂每月告

朔也此篇言天子四親廟及大廟皆月祭諸侯曾祖以下皆月祭以爲告朔則不可通蓋天子告朔於明堂不於廟諸侯告朔於大廟不及羣廟也此外惟有薦新之禮然新物非每月皆有若告朔薦新之外又有月祭則瀆而不敬諸侯月祭止及曾祖而高祖大祖不與則又有豐昵之嫌先王之典必不如此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鄭氏曰大夫祖考謂别子也愚謂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今此曾祖有廟而大祖乃無廟亦非也大夫非大宗子則以曾祖備三廟耳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

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釋文適丁歷反篇內同顯考顯音皇出註

鄭氏曰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孔氏曰大宗子爲士得立祖禰二廟也曾子問疏愚謂適士謂大宗世適爲士者也鄭氏以適士爲上士孔疏雖順註爲義而曾子問疏有大宗子爲士得立祖禰二廟之說蓋已陰識鄭說之非矣適士二廟者一爲考廟一則別子爲祖者之廟也此乃以爲王考廟亦非也官師三等之士也春秋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左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杜預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是官師非專爲中下士明矣官師一廟者凡三等之士非爲大宗子者皆惟

立一廟也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釋文爲並于僞反

鄭氏曰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氏曰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崔氏云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亦然大夫以下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惟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愚謂大社祭幾

內之地祇國社祭一國之地祇郊特牲曰惟社丘乘共
齊盛州黨祭社其齊盛出於民之所自供則其社因民
之所自立也蓋大夫以下於所居之州黨得與同居之
民相與立社而治地大夫若州長者爲之主其祭也○
王社侯社不見於他經鄭氏於此篇亦無註說崔氏謂
王社在藉田今按天子之社祭畿內之土神也諸侯之
社祭一國之土神也州社祭一州之土神也所載有廣
狹故其神有尊卑其祭之之禮有隆殺故王制云天子
之社稷用大牢諸侯之社稷用少牢大司樂奏大簇歌
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此天子社稷之祭也舞師教帗
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此大夫以下所置社稷之祭也
若藉田天子止千畝諸侯止百畝則未知其神居何等
而祭之又用何禮耶天子有大社諸侯有國社則藉田

已在其中矣又別立社稷於耤田而名之曰王社侯社於禮則瀆於情則私必非先王之典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疏云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

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傍是必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孔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公厲謂古諸侯無後者族厲謂古大夫無後者族衆也大夫無後者衆多故言族厲陳氏祥道曰周官雖天子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曰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制也愚謂五祀有二其大者爲五行之神大宗

伯以血祭祭五祀左傳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也其小者爲尸竈門行中霤之神曲禮王制月令周禮小祝士喪禮之所言者是也蓋尸竈門行中霤皆關於飲食起居之至切近者故自天子以下皆祭其神若司命以爲文昌宮星則大宗伯以槱燎祭之者不當祭於宮中若如以爲宮中小神督察三命者則不知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何所屬耶至泰厲公厲則天子諸侯所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亦不當與中霤戶竈門行爲類且五祀爲宮中之神故自天子以下各自祭之今乃謂天子爲羣姓立七祀有中霤戶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有中霤則是國人宮內之神而乃祭之於天子諸侯之宮有是理乎

士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

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愚謂殤惟祔與除服二祭凡死未有不祔其服未有不除者也豈限適庶耶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如士庶人之孫死若已爲適子則當爲之祔於禰若已爲庶子則已之昆弟爲父後者又當爲之祔矣安有祭子而止者耶鄭氏於曾子問及小記註皆云庶殤不祭此爲祭法所誤也說已詳曾子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

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釋文鄣音章殛紀力反顓頊能脩之本或作顓頊脩黃帝之功文治直吏反去起呂反

鄭氏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旣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

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
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之六世孫其官元冥水官也虐
菑謂桀紂也烈業也孔氏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
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若舜及
鯀冥是也以勞定國若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若湯及
文武是也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爲農
官因名農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七年大旱
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
以配稷之神后土是共工氏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
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故祀之以配社之
神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
節故祀之也堯以天下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
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老二十八載

乃死是義終也舜征有苗仍巡守防方而死是勤衆事而野死鯀塞鴻水亦有微功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得治水九載上古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顓頊能脩之謂能脩黃帝之法契爲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湯除其虐謂放桀也文武去民之菑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得祀之人有功烈於民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釋上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祭日祭月祭星之等上有祭天祭地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

以下及日月星辰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按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其宗廟與殤以下及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不載愚謂以義終謂堯崩以天下授舜而不私其子也共給也明民共財者百物之名定則民之視聽不惑故俗定事成而財用給足也冥嗣爲商侯入爲王朝元冥之官溺死於河事見竹書紀年紂爲民患文王脩德使民忘如燬之虐而樂孔邇之仁是以文治去民之菑也武王伐紂救民是以武功去民之菑也此所言自武王以上農及后土配食社稷之人也其餘則皆四代之所禘郊宗祖孔疏以爲並外神非也蓋惟四親廟不論功德至於禘郊宗祖必其功德足以堪之非子孫之所得而私也

禮記卷四十五終

附貢生邑後學朱方校栞